

历史的公正

下

钟敬文◎著

青年读本

黄音迪题



大众文艺出版社

青年读本

历史的公正

钟敬文 著

下



大众文艺出版社

试谈小品文

什么是小品文？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简单地答复的。小品，这个语词，从来是不很流行的，它的出现，怕是由于佛经里“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释氏辨空经）的一句话，但是这和我们现在要说的没有多大关系。前朝文集中，有明十六家小品，幅金小品，娱萱室小品六十种等名目。此三书中，从两种，一种未翻过，一种翻而浑忘其内容。前一种，于我较为审熟，因我上学期在中大时，曾从它里面选出了几篇文字，来充当诗文选的讲本。并且我很愿意，想把它中间一部分俏妙奇丽的篇章，选辑出来，加以标点付印。事虽未成功，但当时却真的极高兴拟做一做。据此书所见，则古人于小品云云，似指的是些篇幅不长的文章，其体裁，兼有论说，序跋，传记，铭志等，内容则写景，叙事，抒情，议论都齐备。依此，实和平常所谓文章没有什么分判，只是短篇罢了。现在小品两字，则用得更为广滥，不但把杂色的散文，都算是小品，有时连韵文都被隶属于这个名词之下了。以前的，既那样空泛不着边际，时下又少有人给它略为确定一下，我们又怎怪其被用得这样纷乱呢？

英文中有所谓 Familiar essay, 胡梦华先生把它翻作“絮语散文,”我以为把它译作小品文很确切。胡先生文中,有一段说明絮语散文的话,很可抄在这里,用作“什么是小品文”一个问题的解释:

我们仔细读一篇絮语散文,我们可以洞见作者是怎样一个人:他的人格动静描画在里面,他的人格的声音歌奏在里面,他的人格的色彩渲染在里面,并且还是深刻的描写着,锐利的歌奏着,浓厚的渲染着。所以它的特质是个人的(Personal),一切都是从个人的主观发出来;和那些非个人的,客观的批评文,议论文,叙事文,写景文完全不同。因为它是个人主观散漫地,琐碎地,随便地写出来,所以它的特质又是不规则的(Irregular),非正式的(Informal)。又从表面看来虽然平常精细的观察一下,却有惊人的奇思,苦心雕刻的妙笔,并有似是而非的反语(Irony),似非而是的逆论(Para-dox)。还有冷嘲和热讽,机锋和警句。而最足以动人的要算热情(Pathos)和诙谐(Humor)了。说到这里。我们大概可以说絮语散文是一种不同凡响的美的文学。它是散文中的散文,就如济慈(Keats)是诗人中的诗人。(见《表现的鉴赏》、P. 44—45)。

我以为做小品文，有两个主要的元素，便是情绪与智慧。平常的感情和智识，有时很可用以写小说做议论文的，移到小品文，则要病其不纯粹，不深刻。它需要湛醇的情绪，它需要超越的智慧，没有这些，它将终于成了木制的美人，即使怎样披上华美的服装。在外表方面，自然因为各个作者的性格殊异，而文章的姿态，也要跟着参差不同：有人的幽淡，有人的奇丽，有人的娇俏，有人的滑稽，只要是真纯的性情的表露，而非过分的人工的矜饰矫造，便能引人入胜，撩人情思。无论怎样各人姿态不同，但须符合于一个共通之点，就是精悍，隽永。反此，是恶滥，平凡，诚如是，将失其摇动读者心灵之力了。

中国古来许多文人中，没有专门做小品文做得多而且出名的。但是这类文艺花园中的异卉的作者，各时代都不断的生产着，只是太过稀少，并不大为人们所注意罢了。如果庄子不尽是伪书的话，在战国时，已颇有些美丽的小品文出来。汉魏六朝间，有几篇书翰，是很当得起上顶的小品之称。陶渊明这位避世的先生，不但在中土诗园中，是一个杰出的人才，他的小品文，也是不可多得的佳制。《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这是有口皆碑的，我们也用不着来说了。不大为人所注目，而在我觉得是特别佳妙的，是那篇与子俨等疏。（疏或作书。）唐人如柳宗元的山水记，虽颇多客观描写成分，然用笔幽隽，作者个人情绪，复不自禁的流洩其间，所以也不能不说是逸品。明人于诗，有

复古的趋向，而一般名士，却另外开拓了一个抒情的散文境地，如十六家文集中，有许多真是小品的上乘，使我们读了飘飘然欲仙的。新文学运动以来，大家似乎多拥挤在小说，诗歌，戏曲等大道上去，散文——小品文——似乎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野径，肯去开辟的人尚不大多。但在这寥寥的几个走荒径的人中，却有一位已获到了很好的成绩；那就是周作人先生。他的文体是幽隽淡远的，情思是明妙深刻的，在这类创作家中，他不但在现在是第一个，就过去两三千年的才士群里，似乎尚找不到相当的配偶呢。其他，据我所知如俞平伯、朱自清、叶绍钧诸先生，都曾写过小品文，并且成绩颇不坏的。俞叶合著的《剑鞘》，在新文学创作里面，是一部很可称赏的书，但事实上，不特销路很坏，——据颉刚先生说，初版，尚卖剩很多——并且无一人提起过，这真要使我为之愤愤不已了！徐志摩先生也很以写散文为人称道。以浅识的我看来，徐先生文，自然有他特殊的风格与生命，但有时总不免因人工过分的夸饰，流于冗赘缛艳之境，而率真幽隽之味以绝。其他当然还有几位作者，但我不想一一细讲了。

我自己有个时候，曾经做过学写小品文的梦想，但不久就觉得自己的才力太薄弱了。文笔的芜杂，经验与情思的枯竭，如何能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去年我的散文集《荔枝小品》出版后，曾接到一位同乡年轻的朋友的信，说这册子里面的文字，有个共通的毛病，就是内容不很充实。

这话十分使我心服。我觉得自己的思力太寒俭，不能使每一句话都有力量，都能使人震撼。我原来也颇早有自知之明，当未付印之前，任叔兄，曾因我的请托，给我写了一篇“以信代序。”因为他太看重我了，把我算做现在三数小品文作家中的一个，所以那篇文章，虽然承他好意写好交来，可是我总不敢把它印上去，只在题记里引用了他的两句话而已。最近一年中，另外闯入了一个世界，已久不再写这类短文了。日来，因为环境的触发，复拉杂写了一点。枯窘拙劣，益以芜秽，文章二字，且当不起，精美的小品云乎哉！



写作小品文的经历

从幼年时候起，我似乎便爱拿笔东涂西抹。在小学学校里首先从一些师友们学会了吟诗哼韵的勾当。当十三四岁的时候，除了诗歌外，也学作随笔、日记、尺牋等。那些自然都是用古文的语句凑成的东西，中间即使偶有些出自个己的新意，也是非常浅薄的。那时候我曾狂妄地叫雕刻匠雕了一个私章，上面的阳文是这样几个字：“某某著作之印”。现在，如果有一个机缘让我回到那久别了而近于生疏的故乡去，那么，在破屋楼上的书箱中或者还可以找出一些盖着那图章的旧著作本子来（图章上的朱文，自然是褪色得不成样子的了），虽然我怕再鼓不起勇气去翻阅它。

改做新文学，起初依然比较偏于诗歌方面——我最早和友人合出版的一个册子就是新诗集。后来，范围稍稍扩大，像小说、戏曲、随感录等也尝试起来了。玩赏苏东坡等隽永的笔记（小品），是我从小就具有了的兴味。新文学运动起来之后，有一二前辈清淡亲切的短文也为我所爱读。这些和我后日喜欢写小品文，想来不会是没有关系的。

我的小品散文的创作生活，是这样展开的。有一次（年月记不清楚了，总之是十二三年前吧），我写了一篇题

青年时期

目叫做《荔枝》的小文，寄投东方杂志社。不久，便刊布了出来。登载的位置虽然并不令人注目，它却有力地鼓舞了我向这方面奋进的勇劲。接着一连写了好几篇，大抵被刊载在那时的“文学周报”、“北新周刊”、“语丝”、“南大周刊”等杂志上面。好些爱好文艺的朋友看了，居然很夸奖我。他们这样说着：“你这样写下去，将来必定可以成为小品文家的！”

后来，我住在广州和几位朋友编辑一种“倾盖周刊”，那是一家官报的副刊。发表既很便利，自然更陆续地写下了许多作品。结果，使我在1927年刊行了那个处女的小品文集——《荔枝小品》。

不久，我改编民俗学方面的刊物，同时，生活上也起了些变化，对于小品文的写作，便来了一个沉默的季节。直到1928年秋天，来杭州旅行，方才再转入一个多产的时期。我一方面，正陷于一种青年人最感到困惑的境况中，而另一方面，又是初次接触着有魅力的西湖的山水——那时候的我，脑里正充满着由于旧文学所养成的山林趣味——即所谓“风雅”一类的趣味。因此，我不能够再继续那研究学艺的工作，而仍回到写小品文的世界去了。每当唱书改文的余暇，我不是独个地到湖上去，便是伏案写短文。那些文章，有的是对于故人的牵怀，有的是对于山水的品赏，有的是爱的哀诉，有的是梦的追寻。总之，那里有幽情也有热泪。它实在是那时候的我心绪上一种真实的

写作小品文的经历

反映——虽然从现在看来，那些文章的风貌是太欠整饬了。此外，为了游情的迫勒，也写了好些纪行文，像“金陵纪游”、“太湖游记”、“莫干山纪游”等。这些文章的调子和上面那些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后者（纪行文）后来辑成一个集子，题作“游草一束”，前者结集的题名，便是《西湖漫拾》。

在杭州第二年的暑假我住在湖上偏僻处的一个小庄中。那里藕花和清恋的香气交绕着，使我搁不下抒情的笔杆。在一个多月中，便写成了一部小品集——那就是《湖上散记》。

但是，我这方面的写作生活，并没有继续得很长久。那部在短期间内写成的小品文集，好像做了一道分水的界线，从她产生以后，我又给环境引到别的方面去了。我开始对于一部古籍（山海经）的文化史的研究，感到兴味。但是教养的欠缺和身体的病弱，阻止了我这方面的进程。为了教课的关系，又转而专从事于民间文学的工作——它的搜集和探究。这一来，我的小品文的写作，便长时期地搁置了。

数年来，常有朋友劝我，不要抛弃这已经略有基础的事业——小品文的写作。我自己，有时候从破书堆中看到那些印行了的集子，或者在时人所编的散文选里，读到从前所写的文字，也往往不免感慨而兴奋起来，想去恢复那已经歇绝的旧业。但是，时间奔马般过去，我的稿纸上大

抵仍然空白着。这理由，虽然不很单纯，但是心境的变化——那种感伤的和隐逸的旧日心情，已经逐渐被澄明的理智所代替了——不能不说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三个多月前，是在东京将要回国的时候了。我决心利用不能够到图书馆去的时间，继续地写下了数万字的散记。它虽然也许算不得严格的小品文，但是，在分量和性质上，似乎可说是《湖上散记》产生后一点努力的较进步的收获。假如，它竟是我将来这方面写作“再生”的前驱，那就更加可纪念了——尽管它本身还是怎样弱小的东西。

本文是数年前应上海一个杂志编者的征求写下的。但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始终没有寄出去。它和别的一些短稿跟着我乱跑了许多年头，现在居然得以收入这个小文集里，真不免有点意外的欢喜了。

关于诗歌的断想

由于心脏的搏动而咏唱出来的真理，是诗。

情绪是朦胧而又敏感的。

因此，诗特别具着那种暗示性和含蓄性。

诗歌违反逻辑的地方，正是它吻合逻辑的地方。

它违反的是理论的逻辑，而吻合的却是情感的逻辑。

诗人在某种意义上是拓荒者。

徘徊在别人丰饶的田亩旁，或者局促在自己狭窄的园地里，都是小家相的。

在技巧泯灭的地方，才有真正的风格。

诗人因为要说得更真切些，所以往往不能够不撒谎。

人的尊严就是诗的尊严。

仅仅说诗是诗人对于世界的解释是不够的。

诗是诗人带着一定好恶的世界的解释。

据说古代希腊人军队出征的时候，诗人常常走在前头。
这是诗人职能最好的象征。

“诗的真实”，是从现实的真实中提炼出来的。

伟大的创作家，同时必然是伟大的思想家。
思想在文学作品里面，要像那江海中的鱼，潜泳在水里的
时候多，显露在水面的时候少。

周濂溪说，窗前小草和自家的生意一般。

这是理学，也就是诗。

最高意义的理学，是能够和诗浑然一致的。

所谓“纯粹的诗”，大都是内容最稀薄的诗的别名。

要靠典故才能够表现情思的作家，正像没有拐杖就不能
够走路的老人一样。

作品的公式化，是那作家对所歌咏的东西太过生疏的
证明。

哥德说他自己的诗都是“感兴诗”。

这不是表明他的诗篇里没有观念存在，——人根本是

思想着的，——而是表明他对于感性的无限看重。

康德等只看到美和善分歧的地方。

我们古代的理学家恰好相反，他们大都只看到美和善混合的地方。

诗里的思想，必须是热烘烘的，像刚出炉的面包一样。

可是，我们常常碰到的，却是冰冷的，甚至于是发酸的。

从碰击里溅出浪花，从燃烧里腾起火焰。
从生活的纠纷和搏斗里产生伟大的智慧、节操和艺术。

在黑暗的世代里，那些有良心的艺术家的作品，往往是“言不尽意，意不局题”（袁黄语）的。

日常的生活中有浑朴的诗情。
日常的语言中有断零的诗句。

伟大的诗人是真正的预言家。

他的敏感和洞察使他能够预见到人世未来的祲祥或灾祸，而他的诚实使他敢于宣布它。

没有原则的新，是顽固的另一种形态。

诗是人类不能够长久沉默的一种证据。

在诗情或诗材稀薄的地方，浮艳的词藻就嚣张了。

说“艺即是道”的陆象山，比以为“工文则害道”的程伊川，是更懂得道和艺的真正关系的。

文学史上没有怪僻缛艳的第一流作品。

成天吟诵“伊利亚得”（Iliad）的但丁，写出来的却是他自己的“神曲”。

诗是不能够伪作的。

假的诗章比较假的钞票，更容易被人看出破绽。

好的艺术作品，大都是非常个人的又非常社会的。

古人曾经有造诗冢来埋藏废诗的故事。

我希望现在的新诗人，每位都有这样一个冢。

它可以叫读者节省精神，同时并使他自己的荣誉增高。

新诗和旧诗底区别，主要不是形式上的，而是思想体

系上的。

吕南（E. Renan）曾经说过：“史诗和个人的英雄主义一齐消亡了。炮兵和史诗不能够两立。”

是的，个人的英雄主义消亡了。可是新的英雄主义生长着。炮兵并没有根本轰灭史诗。它只是轰灭掉荷马式的旧史诗罢了。

希腊哲人赫拉克列特斯（Heraclituss）一再地攻击那些闻名的诗人。

这恐怕不只因为他们说谎话的诗人，而且因为他们做了传统和权势的媚妾。

丑妇有时候最晓得别人的丑貌。

明朝一位诗界的复古大家对别一个说：

“你的作品最高明的地方，也不过是前人的影子罢了。”

最好的作品，大都是最容易懂得的作品，同时也是最不容易懂得透彻的作品。

就是最好的诗也不能够使一切读者得到同等性质的和同样程度的感动。

因为在人类的心理上，根本没有（至少是现在还没有

完成)这种整齐划一的感应基础。

温柔敦厚是一定时代中一定社会的诗学法则，正像夫唱妇随是一定时代中一定社会的伦理法则一样。

散文中浸透情绪的地方就成为诗。

叫读者无暇去赞扬它的技巧的，往往才是最高的作品。

“最冷的燧石中有烈火。”

外表冷静的作品中，常常蕴含着炽热的爱或愤恨。

“诗歌合为事而作，”这是侧重作品跟社会的关系说的。

“诗中须有我，”这是侧重它跟作者的关系说的。

真正优越的作品，必须同时具有深厚的社会性和个人性。

情绪动力学，是打开诗歌修辞的秘奥的一把钥匙。

灵感，是诗人精神的积水被偶然的风力所激动起来的浪花。

词意的过分精致，往往倒闭塞了诗的主要机能。